

# 汉语框式结构及其理论思考

邵敬敏（暨南大学）

**提要** 现代汉语里，框式结构高频运用，有其特定的结构模式和特殊的语法意义。它不是词，也不是常规短语组合，更不是句子。本文为此提出了三条鉴定标准，区分开典型的、半典型的和非典型的框式结构；并就框式结构的类型、前后项的位序、整体结构功能的变化、正式变式对应式、语义增值、语用特色、语法化进程，以及跟构式语法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。

**关键词** 框式结构 框架与变项 变式与对应式 语义增值

汉语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结构，比如说：说走就走，大写特写，越说越气，一说就跳，等等。它们不是词，而是一些词的组合；可也不是常规短语组合，换言之，无法用短语组合规则去进行分析；而且也不是句子，尽管有些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为句子。这类非词、非短语、非句子的特殊结构，在汉语里不仅数量相当多，而且使用的频率还很高，还具有特殊的格式意义，有人称之为“格式”或者“句式”，也有人叫做“口语习用语”，但是都没有给出一个标准和鉴别方法，显得相当随意。

这类特殊的结构早就引起中国语言学家的重视。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（1980）“现代汉语语法要点”的“句法”部分就提到这类“一般要合用”的格式，例如“越……越”、“一……就”等，也提到“可以合用也可以单用后一个的”，例如“与其……不如”、“也……也”等。可惜的是那些看法还局限于句子，所以认为这是“几个小句组成大句”，而且把句子与结构混在一起讨论。后来在口语研究中，尤其是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，人们发现这类格式非常有实用价值，就有人专门加以收集整理，最早的当推朱林清、莫彭龄、刘宁生等著的《现代汉语格式初探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），接着是武柏索等四人合编的《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》（商务印书馆 1988），而后有常玉钟主编的《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》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），最新的还有刘德联、刘晓雨合编的《汉语口语常用句式例解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）。

对此进行某些理论探讨的首推张拱贵，他在为《现代汉语格式初探》所写的序言“语法格式和语汇格式”（汉语学习 1985.5）里，对有关理论进行集中探讨，其中不乏精彩观点。而后莫彭龄的“格式研究刍议”（常州工学院院报学术论文集 1986）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探究，提出了格式的微观和宏观研究、历时和共时研究、种类和层级研究。1989年常玉钟发表《口语习用语略析》（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-2），而后还有笔者的书评《口语与语用研究的结晶》（世界汉语教学 1994-2），这些都说明这类语言现象已经引起我们的重视，并且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，可惜这些探索都只是就事论事，不够深入，尤其是缺乏理论意识。

## 一、框式结构的界定

笔者（1994）早已指出：“在口语交际中，常常有这样一类语句，功能多样，使用广泛，它们的含义往往不能单凭构成成分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，换

句话说，它们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，实际上是隐藏在表层义后面的深层语用含义。”而且“有的是已经格式化了，即变换成分有固定位置，有一定的变换规则，这种成分的变换不会导致习用语的特定含义和形式分离。其特点是范围比较宽泛，更加依赖于语境的制约。”

笔者（2008）后来正式提出“框式结构”（cancelled structure）这一术语，并且进行了界定：

“典型的框式结构，指前后有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，相互依存，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，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的语用功能，如果去除其中一个（主要是后面一个），该结构便会散架；使用起来，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可以了，这比起临时组合的短语结构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。就好比现代化的楼房建造，常常采用的框式结构一样，简便、经济、实用、安全。”

框式结构是借用建筑学的一个术语，所谓框式结构应为四周有边框，边框的中间充填或者安装相应的物体或物品。建筑业中广泛存在的框架式结构房屋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门框、窗框、镜框等。

汉语框式结构的特点主要是三点：

第一，它们都由不变成分以及可变成分两部分组成。不变成分构成“框架”，起到定位以及标记作用，识别率特别高；可变成分是可供选择、替换的“变项”，因此整个框式结构具有一定的生成能力。

第二，具有整体性的特殊语法意义。框式结构的结构意义，不是组合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，而往往产生出新的意义，这一新义是该框式结构整体拥有的，是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，换言之，不能直接从几个成分语义中推导出来。

第三，跟语境结合紧密，表示特定的语用功能。框式结构在语言交际使用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，往往用来表示某种感情色彩或者特定语气，是普通短语无法承担的。多数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。

事实上，这三个特点也构成了鉴别的标准，第一条是形式标准，不变项和可变成分必须同时存在；第二条是辅助标准，必须有特殊的构式语法意义；第三条是参考标准，需要结合特定的语用功能以及感情色彩等。三者是统一的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不符合，那就不是框式结构。比如：意思意思、做梦、巴不得呢、把话说清楚、拜托、罢了、包在我身上、本来么、不见得、不像话、不得了、不好意思、不是个东西、不怎么样……这些只能说是“口语习用语”，最明显的特点是整块儿使用，也没有可以替换的变项。

## 二、框式结构的类型

框式结构不是铁板一块，内部实际上也是有所区别的。我们按照它们的结构形式特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类型：

1、双项双框式，也就是“封闭式”。这一个不变的框架由前项和后项两个部分组成，可变成分也由两个部分组成，这是最典型的框式结构，例如古代汉语的“为A所B”，现代汉语则更丰富，例如“连A带B”、“又A又B”、“一A不

B”、“说 A 就 A”等等。还有一种类型，也是双项双框，但是两个框架是半独立的，分别为前后分句形式，缺一不可，可变项也有两项，分别出现在前框架和后框架。例如：A 也好，不 A 也好；与其 A，不如 B；宁可 A，也要 B；A 是 A，B 是 B。这可以叫做“照应式”。

2、单项双框式，也就是插入式的。一个由非连续的前项后项构成的框架内只插入一个可变项，例如：一 A 了之，替 A 说话，拿 A 来说，有没有 A 头，看把 A 说的，对 A 来说，还 A 呢。

3、双项单框式。框架只有一项，而可变项则为同形的两项，分别在框架的前后。例如：A 就是 A、A 中的 A、A 什么 A。

4、单项单框式。框架只有一项，而可变项也只有一个，可能在框架项之前，或者之后。例如：都是 A！到底是 A。

其中，前二类属于“典型框式结构”，因为有双项框架，或者双式框架，形式特点清晰，比较容易鉴别；第三类虽然只有一个框架，但是由于可变项前后同形，形式标记也比较清楚，可以看作“半典型框式结构”。最后第四类属于“非典型框式结构”，因为不仅框架只有一个，可变项也只有一个，所以不易判别。比如：

到底是 A。（到底是医生、到底是卖药的）

都是 A。（都是你、都是这要命的药）

AA 看。（试试看、走走看、吃吃看）

A 得要命。（红得要命、气得要命）

问题主要在于形式上很难鉴别，我们判别的办法，就是看该结构是否表示特殊的语法意义或者具有特定的语用功能。比如“到底是 A”构式义显示出一种夸奖、表扬的口气，跟“到底是一堵墙”明显不同；“都是 A”表示的构式义是责怪，跟“（这些）都是她的孩子”形成对立，所以可看作框式结构。而“AA 看”，即使去掉“看”也还是表示尝试义，“A 得要命”所表示的程度高是有补语“要命”来承担的，跟结构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不宜看作框式结构。具体到某个结构式，就有可能产生分歧，所以需要结合语义和语用以及其他的变化等进行认真的鉴别。

框式结构的鉴定还存在另一方面的困难，就是跟自由组合的短语以及成语的界限。一头是自由组合的结构，有不变项和可变项，但是没有明显的框式结构意义，即相当于普通的短语，例如：“楼上楼下”、“南水北调”；另一头是有些框式结构已经凝固为成语了，他们虽然具有格式义，但是实际上不存在可替换项，例如“欺上瞒下”、“南征北战”。我们这里所说的框式结构，例如“左看右看”、“天南海北”，如何跟这两种情况加以有效的区别，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换言之，形式标准以及语义标准都必须起作用。

### 三、同形异质的 A

从框架不变项来看，如果是双项的，它们就有两种可能性：

(一) 前后项不同，例如：(一) 说(就)跳，(半)咸(不)淡，(说)打(就)打。

(二) 前后项相同，例如：(越)说(越)气，(不)打(不)倒，(半)推(半)就，山(是)山，水(是)水。

从可替换变项来看，如果是双项的，它们也有两种可能性：

(一) 前后项是异形的，例如：连A也B，非A不B，管A叫B，从A到B，越A越B，哪有A那么B。

(二) 前后项是同形的，例如：想A就A，爱A不A，不A白不A，大A特A，有A没A。

可见在框式结构里，前后两个变项可能是同形的，问题在于它们是否也同质。例如：想吃就吃、想睡就睡；路是路，桥是桥。前项可以标为A1，后项标为A2。经过比较，我们发现，**它们虽然同形，其实并非同质。**

比如“想A1就A2”前后两个“A”在理性意义上确实完全相同。但它们进入该结构框架后，受结构整体意义的影响，在联想意义和交际意义上则有明显差异。

第一，A1具有意愿性，A2具有可能性。由于谓词“想”的影响以及这个框式结构的制约，A1临时获得了意愿性。而A2则表示对A1这一动作意愿可能性的估价，表达的是即将实现的动作行为、变化或状态。

第二，正是由于A1的意愿性和A2的可能性，二者时间上也具有了相继性和因果性，“想A1”发生在前，A2发生在后；先有A1种想法，然后有A2这种可能的行为或结果。

第三，A1和A2都是可控动词，由于“来1”是意愿性的，无所谓可控不可控，而“来2”是可能性的，可能的动作和状态就要求是可控制的了，因此在可控性上， $A2 \cong A1$ 。

第四，A1和A2扩展后的意义并不一定相同。A1和A2可同时扩展，也可单独扩展A1，这时， $A1 = A2$ 。但是如果单独扩展A2：想吃就吃饭、想玩就尽情玩……这时，A1和A2就有了细微区别。“吃1”并不知道吃什么，是无界的；而“吃2”显示为“吃饭”，是有界的。

再如“A1就是A2”，A1只是指称义，而A2才带有强烈的主观评价色彩意义，不同的说话者不同的语境都可以导致不同的理解。例如：

(1) 此刻，我深深体会到了母亲的舐犊之情，此刻我觉得女人就是女人，不管她多么名声显赫。

(2) 在刘氏家族中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女人不是揣在男人口袋里就是挂到男人脖子上。

同样一句“女人就是女人”，可是在不同人的嘴巴里说出来，意义可能完全不同。“女人1”是词典里的意义，属于理性意义，而“女人2”，有的人可能理解为“慈爱、温柔、善良、体贴”；而有的人就可能理解为“柔弱、无能、无奈、

依附”，这显然属于联想意义。

#### 四、A 与 B 的位序

变项 A 与 B 的位序有两种类型：

第一是固定不变的，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：

1、时间、处所、因果等认知因素影响。例如：半新半旧、一早一晚（时间）、一头一尾、一上一下（处所）、越想越气、一说就跳（因果）。

2、文化、民族、习俗的社会因素影响。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语言结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语言群体的文化民族习俗观念，文化象似性原则主要表现在尊卑，优劣和主次等方面，例如：半男半女、半师半友、半官半民、一正一副、一男一女。

第二是可变的，但即使 A 与 B 的位序是可变的，也存在一定的优选性。例如：“半新半旧”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“半旧半新”，从百度网搜索出来的数据如下（检索时间为 2009 年 2 月 26 日）：

半信半疑	135000	半文半白	34000	半新半旧	18000	半生半死	29500
半疑半信	3960	半白半文	1180	半旧半新	3130	半死半生	4740

这里可能有一定的规则在起作用：

首先是“**构词顺序原则**”。通常 A、B 如果能够组合为一个词语，那么 A、B 的语序基本上就跟原来词语中语素的顺序一样，例如：例如：“没边没沿、没儿没女、一阴一阳、一模一样、一言一行、一搭一档、一针一线、一长一短”，其中“边沿、儿女、阴阳、模样、言行、搭档、阵线、长短”本身就是一个双音节词语，所以不能说成“没沿没边”或者“没女没儿”。

其次是“**语义轻重原则**”。如果 A、B 不能够组合为一个词语，通常就按照 A、B 的动作先后、语义轻重来排序，例如：“没洗没刮”中“洗刮”不成词，就按照一般先洗后刮的顺序组成；“没吃没喝”中“吃喝”不成词，通常是先“吃”后“喝”，吃重于喝，所以只说“吃喝”而没说“喝吃”。

但是当“**语义轻重原则**”跟“**构词顺序原则**”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语义的轻重可能起到主导作用。例如：

(1) 你这竹扇上**没画没字**，当然卖不出去。（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）

(2) 我带的 4 个脑瘫孩子都是福利院的残疾孤儿，他们无亲无故，**没名没姓**，是国家把他们抚养成人，所以他们都姓“国家”的“国”。（人民日报\1994）“字画”、“姓名”是正常的组词顺序，但是出现在“没 A 没 B”格式里，恰恰相反。这里就可能是因为画比字更重要，名比姓更有区别性。

#### 五、整体结构功能的变化

框式结构往往言简意赅，形式相对简略，语义比较特殊。可变项又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别，所以会造成同形异义结构。例如：“一 A 一 B”，除了并列、先后（一针一线、一起一落）两种关系之外，还有比较特殊的“配列”关系，这在

句法上表现为“主谓”结构。例如：一人一碗、一枪一个，表示“每一 A，就配有一 B”。

从整体功能来说，通常向心结构的功能应该跟核心成分的功能相同，但是框式结构的功能也有可能发生变化，例如：“一 A 一 B”结构中的 A、B 如为普通名词，则整个结构的功能也相当于名词，比如“一草一木”、“一菜一汤”；如果是方位名词、时间名词，除了名词的指称性，另外还表现为状态性，可以作谓语或状语。例如：

(1) 她们一前一后，从高台两旁的白石扶手上，像打滑梯一样，欢笑着溜到平地来。（孙犁《风云初记》）（谓语）

(2) 田平原先在科学院开大客车，一早一晚接送上下班人士。（方方《白雾》）（状语）

再如“半 A 半 B”结构，当 A、B 为形容词、区别词时，整体功能相当于一个状态形容词，不受程度副词修饰，可以充当谓语、定语、状语、宾语，以及补语。可是当 A、B 为名词时，“半 A 半 B”整体的句法功能也不再是名词性的，而转为形容词性的，可做补语、定语。例如：

(3) 如果吃的足够多，多年后就变得半人半鬼。（百度百科）（补语）

(4) 他就是这样一个半新半旧、半中半西、有时跋扈、有时柔软的人！（琼瑶《水云间》）（定语）

## 六、框式结构的正式、变式以及对应式

框式结构在发展过程中，结构形式往往会发生某些变化，出现一些变式或者对应式。比如“一面 A，一面 B”，变式就有“A，一面 B”，“一面 A，B”，“一面 A，一面 B，一面 C”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对应式：“一边 A，一边 B”，“一方面 A，一方面 B”。

变式跟正式，基本功能应该是一致的。至于对应式则就必然存在某些差异。比如“非 A 不可”是个比较典型的框式结构，A 是变项，动词或者形容词。该框式结构表示“必欲”、“必须”以及“必然”三种基本语法意义。例如：

(1) 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，非打官司不可。（骆驼祥子 156）（必欲）

(2) 小姐，今天的账是非还不可的。（曹禺选集 256）（必须）

(3) 空城计，非乱不可！非乱不可！（老舍短篇小说集 168）（必然）

这一框式结构在长期使用过程中，必然会产生一些变式，它的变式就是省略了后半截的“非 X”。例如：

(4) 半路上他非要拿出来玩，哗哗，就飞了一个。（曹禺选集 285）

也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对应式，在语义以及功能上略微有所差异。“非 X 才 Y”就是相关的对应式，它只能表示“必须”，没有“必欲”和“必然”意义。例如：

(5) 您看您非得有捧角儿的才挣的多呢。（北京大学语料库-1982 年北京话调查资料）

有些框式结构似乎可以出现三项，例如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”、“吃也好，睡也好，玩也好”，我们都看作是一种扩展变式，在本质上跟正式没有区别，也没有必要另列一类。

## 七、框式结构的语义分析

在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框式结构的语法意义，通常遵循着一个基本的发展轨迹：从具体到抽象，从一般义到特殊义，从表层义到深层义。比如“往A里B”结构：

1、空间位移。X是名词N，则构成“往N里V”，则表示空间的位移。例如：

(1) 它的根往土里钻，它的芽往上面挺……

2、主观增量。如果X是形容词A，则构成“往A里V”，表示希望N的性质比当前的状况变得更“A”，这是“性质增量”。例如：

(2) 这扇门太大，得往小里改一改。（“小”指向“这扇门”，可说“这扇门很小”）

3、偏值评价。当V为Vc时，则构成“往A里V”，表示偏值评价，主观性比主观增量更强。例如：

(4) 瑞丰太太，往好里说，是长得很富泰；往坏里说呢，干脆是一块肉。可见框式结构语义演化的轨迹是：空间位移→主观增量→偏值评价。

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框式结构的语义变化，包括：语义增值、高层语义。

### （一）语义增值。

框式结构的结构义，不等于其个部分成分语义之和。换言之，框式结构的结构义是结构整体拥有的，是语义增值的结果。

比如“没A没B”的语义不等于“没A”加上“没B”。换言之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，不是一般的双重否定，而是格式赋予它新的含义，起到强调凸显的作用，显示了说话人的主观意图，语义发生了增值。但是语义增值的情况各不相同。

#### 1、A、B属于同义或近义关系。

同义或近义关系的AB常常还是一个词语，构成的“没A没B”格式凸显其程度特别高。例如：

(1) 停车场里是露天的，没遮没拦，有一段很长的日照时间。（《人民日报》1994\94Rmr3）

“没遮没拦”只是客观陈述而已，“没遮没拦”着重强调“没有遮拦”的程度高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，属于“加合否定”。

#### 2、A、B属于反义关系。

A和B是名词，实际上不是否定A和B本身，而是表示不分AB，言外之意是违背常规，有悖常理，显示一种异常的情况。例如：

(2) 我们做生意买卖的人，说句老实话，也是不容易的，整天跑来跑去，没早没晚的；到了下午，精神就差劲了，每天这辰光总要喝杯咖啡提提神。（周而复《上海的早晨》）

“没早没晚”并不是说真的没有早上和晚上，实际上表示的是“不分早晚”，言下之意就是违背常理，连续作战。这可以叫做“派生否定”。

#### 3、A、B为反义形容词。

反义的“没A没B”表示应该区别A或B而没有能够区别，暗含责怪义。例如：

(3) 他认为，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，就在于没大没小、没老没少。(人民日报\1996)

“没大没小、没老没少”从字面上看是既没有大也没有小，既没有老也没有少的意思，可是实际上是说，该大的时候没大，该小的时候没小，这叫做“**深层否定**”。

## (二) 高层语义。

框式结构的结构义属于高层语义，而动词与名词，或者名词与名词的语义格关系则属于低层语义。比如应答句的“NP+VP+的”的结构义，是针对问句所传达的疑惑信息，具体解释造成某种情况的实际原因。不论其中的VP跟NP的语义关系是什么，施事、受事、工具、方式，都服从于这一框式义。例如：

- (1) 甲 脸上怎么有那么多红点？  
乙 昨天没挂蚊帐，蚊子叮的。【施事】
- (2) 甲 一年没见，怎么戴起眼镜来啦？  
乙 书看的。【受事】
- (3) 医生 脚怎么啦？  
病人 玻璃割的。【工具】
- (4) 甲 那么，你老爷呢？  
乙 啊！我老爷今年要活着，快七十了，肺癌死的。《北京话口语》【原因】

可见，**这类应答句的共同特点是“释因性”，这就属于高层语义。**任何框式结构都有自己特殊的高层语义。

## 八、框式结构的语用特色

框式结构在语言交际使用过程中，往往显示出独特的语用特色。主要是：

### (一) 语义偏移的贬义倾向

大部分的框式结构应该说是无所谓感情色彩的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褒贬倾向。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部分框式结构具有比较明显的贬义倾向。比如：睡什么睡、还大学生呢！你才低级呢！再看一个责怪性的框式结构“都是A”：

- (1) 甲：你明天回家吗？  
乙：不回家了！都是那该死飞机票！
- (2) 她忽然懊恼的说：“都是你！都是你！”  
“怎么怪我？”（琼瑶《月朦胧鸟朦胧》）
- (3) 甲：小王他爸妈离婚了  
乙：都是他那能干的爸爸！

例(1)中“那该死的飞机票”字面意义是贬义的；例(2)中“你”是中性的，无所谓褒贬；例(3)“他那能干的爸爸”其字面意义是褒义的。但是三句的语义倾向都是贬义的。可见，“都是+NP”的贬义倾向与NP的褒贬感情色彩无关，应该是“都是NP”格式所造成的。

造成这样的语义偏移，必须从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。首先，“都是+NP”格式中大部分“NP”具有贬义性。或者直接用贬义词语，如“王



八蛋”、“家伙”、“流氓”；或用贬义修饰语，如“该死的家伙”、“鬼天气”、“死小王”；或用贬义性量词，如“那种人”、“那号姨婆”。或用指责性的代词“这”、“那”。正是由于贬义 NP 的不断渗透和影响，其消极义也就逐渐融化并潜存在格式中了。

其次是实际使用中消极语境与积极语境的使用频率存在着不均衡性。根据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（前 80 回）的统计。结果如下表：

	消极语境	积极语境	消极语境所占百分比
水浒传	8	1	88.8%
金瓶梅	11	0	100%
红楼梦	40	0	100%
合计	59	1	98.3%

显然，“都是”用于导出某一事件结果的成因时，与消极语境的共现频率占有绝对的优势。可见“都是+NP”责怪义标记格式的形成与消极语境的使用频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贬义只是一种倾向而已，并非必然。事实是，还有的语义倾向是褒义的，例如“就数他（你/我）A”这一框式结构，我们还根据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的统计，褒义占压倒优势：

	总数	褒义	中性	贬义
就数他 A	11	9	1	1
就数我 A	6	5	0	1
就数你 A	11	5	4	2
合计	28	19	5	4

## （二）话语策略和技巧

框式结构还常常具有特别的语用效果，在修辞上显示自己的特色。比如非真值策略性判断“不是 A 而是 B”（我卖的不是面条，是文化）跟非真值判断完全不同。这大致有六种类型：

**递进性：**通过否定低程度 A，凸显高程度 B。例如：

（1）周迅甜蜜地宣称：“大齐不是好，而是很好。”（百度）

**关系性：**通过否定关系 A，凸显关系 B。例如：

（2）她不是要嫁给他，而是要嫁给他的地位。

**本质性：**通过否定现象 A，凸显本质 B。例如：

（3）“三加四”不是数字加数字，而是优势加优势。（1994 年报刊精选\01）

**提升性：**通过否定指代 A，凸显提升 B。例如：

（4）你陷害的不是我，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啊！（郭沫若《屈原》）

**比喻性：**通过否定 A，凸显比喻 B。例如：

（5）家里的不是个老婆，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！（老舍《骆驼祥子》）

**象征性：**通过否定 A，凸显象征 B。例如：

（6）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，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。”（新华社

2004 年新闻稿)

非真值策略性判断类型的“不是 A，而是 B”具有特殊的语用效果。逻辑上看似矛盾，但语用上比较和谐。这不仅体现了语言运用的策略性，而且还透露着说话者的主观化情感，通过制造“话语陷阱”，获得幽默性效果；进行“话语智辩”，达到主观化目的；运用“话语策略”，表现“主观化”情感；凸显“话语焦点”，获得对比性效果。

### 九、框式结构的主观性与可接受度

主观性是框式结构比较重要的特点。例如：爱说不说、想看就看、吃就吃吧、核心中核心、都八点了、睡什么睡、还大学生呢！你才 A 呢！

这些框式结构无不显示强烈的主观色彩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在插入可替换的变项时，就有一个可接受度的问题。比如“连 A 也/都 B”，在肯定式里，(B+A)的可能性越是小，该框式结构的接受度就越高；反之，可接受度就越小。例如：

(1) ? 他连小孩子也/都敢得罪。(得罪小孩子)

(2) 他连长辈也/都敢得罪。(得罪长辈)

显然，(2)比(1)的可接受度大。因为“得罪”“小孩子”应该是轻而易举的，而“得罪”“长辈”则大为不恭，是不允许的。同样，“他连 100 分也/都考到了”以及“他连一条鲸鱼都钓到了”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“他连 1 分也/都考到了”以及“他连一只小虾都钓到了”则不大能够接受。

在否定式中，则恰好相反，(B+A)的可能性越是小，该框式结构的看接受度就越高；反之，可接受度就越小。例如：

(3) 他连小孩子也/都不敢得罪。(得罪小孩子)

(4) ? 他连长辈也/都不敢得罪。(得罪长辈)

两句相比，显然，(3)比(4)的可接受度高得多。因为“得罪”“小孩子”应该是轻而易举的，而“得罪”“长辈”则大为不恭，是不允许的。同样，“他连 1 分也/都没有考到”以及“他连一只小虾都没有钓到”都可以接受，但是“他连 100 分也/都没有考到”以及“他连一条鲸鱼都没有钓到”则是不大能接受的。

可见，框式结构的可变项，不仅要满足句法的、语义的需求，还要满足交际认知的需求。

### 十、框式结构的语法化进程

框式结构，在历史上都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，也可以叫做语法化或者构式化的进程。开始时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短语组合，由于长期搭配使用，变成了半固定词组，这是介于固定词组与临时组合之间的一种结构。比如：“连 A 都/也 B”这样的框式结构，汉语学界普遍认为形成于明代。我们对《水浒》、《喻世明言》和《金瓶梅》这三部明代小说进行了封闭式的统计和考察，发现这一结构当时还处于萌芽和发展状态。

1、“连”还是个动词，“连”携带名词时所显示的“连带”或“加上”意义还比较明显。例如：

- (1) 连那高阜及城垣上，一总所存军民，仅千余人。(水浒)
- (2) 连轿子钱就是四钱银子，买红梭儿米买一石七八斗，够你家鸭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个月。(金瓶梅)

2、“连”的宾语 N2 只是附带物，所以上下文中往往另外有一个主体物 N1 存在。例如：

- (1) 这箱儿 (N1) 连锁 (N2) (也/都) 放在这里，权烦大娘收拾。(喻世明言)
- (2) 西门庆要把孩子 (N1) 连枕席被褥 (N2) (也/都) 抬出去那里挺放。(金瓶梅)

3、出现了跟“连”呼应的“也”或“都”，这可以看作“连 A 也 B”框式结构产生的萌芽。例如：

- (1) 他 (N1) 明日下来时，须不好看，连我们 (N2) 也无面目。(水浒)
- (2) 西门庆早令手下，把两张桌席 (N1) 连金银器 (N2)，已都装在食盒内，共有二十抬，叫下人夫伺候。(金瓶梅)

由于这一框式结构还处于成型过程之中，所以，成分的位置不那么固定，常常可以互换。这样，就出现若干变式，并且呈现出若干很有趣的特点。例如：

第一，“连 B”跟 VP 的关系比较松散，主语可出现在“连 B”之后，VP 之前。例如：

- (1) 连这篋丝箱儿，老身也不拿去了，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。(喻世明言)
- (2) 你空做子弟一场，连“惜玉怜香”四个字你还不晓的。(金瓶梅)

第二，VP 之前，既有不出现“也/都”的格式，也有出现“也/都”的格式。例如：

- (1) 我若再守你七年，连我这骨头不知饿死于何地了。(喻世明言)
- (2) 说罢，两人又哭做一团，连吴知县也堕泪不止。(喻世明言)

第三，跟“连”照应的副词，除“也”与“都”，还有其他的副词“只”、“一事”、“还”、“尚且”等，最多的是“共”与“通共”，说明与“连”照应的副词还没有定型，例如：

- (1) 摆了两副杯箸，两碗腊鸡，两碗腊肉，两碗鲜鱼，连果碟素菜，共一十六个碗。(喻世明言)
- (2) 你看，连这外边两架铜锣铜鼓，带铛铛儿，通共用了三十两银子。(金瓶梅)

第四，副词“都”表示“总括”，“也”表示“类同”，但是该格式框式化以后，这个以前在句中必须出现的照应项可以不出现了，“都”与“也”的语义要求就没有了着落，这就导致了副词语义的虚化。标志之一是副词读为轻声，而且韵母常常脱落，“都”读成[d]，“也”读成[e]。标志之二是这两个副词在单用时常常不能互换。即使可以互换，语义也明显不同，但是一旦进入该框式结构，两者几乎可以任意互换而几乎觉察不到语义上的差别。可见，“也/都”的

语义不但虚化，而且趋同，只是表示一种共同的“提示”功能，即提示隐含的照应项，这个照应项，可能在上下文里存在，也可能只是在说话人的认知中存在。

### 十一、框式结构研究与构式语法理论

近些年来，国外的构式语法理论崛起，汉语语法研究也得到一定的启迪，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一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。只是想指出，该理论其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构式具有独立的语法意义，这是由构成成分无法推导出来的。陆俭明（2004，2008）等运用这一理论对汉语的句式，比如存在句做出了合理的解释。其实，我们发现这一理论也适用于框式结构的分析。因为框式结构，具有特定的形式标记，又有自己特殊的框式意义。

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，也发现一些情况并不能够用现有的构式语法理论来分析或解释。

1、框式结构的发展，即其语法化的进程是不平衡的，不能一刀切地进行解释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：有的框式结构还刚刚起步，有的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，还有的除了正式，还有变式或对应式。有的只有特殊的框式义，有的还保留有原始结构义。即使在某个框式结构内部发展也是不均衡的，有的框式结构由于高频长期使用，就固化为固定短语，比如某些成语、谚语，例如：一清二白、不理不睬。它们既是框式结构，又是成语。有的则完全是临时的插入，相对自由。例如：一摸二看、不吃不睡。

2、构式语法理论比较适合于解释成型的框式结构，然而对框式结构的原式和变式，由于该构式还在形成或者演变，这种特殊语法意义还没有真正凝聚，所以难以解释。例如：

（1）何况，彼此都在共同生活中有了一点进步，他日益增进了责任心，紧要时候，也可朴素地制作一菜一汤。（王安忆《关于家务》）

（2）三人一坐一站，另一个斜倚着身子，一时石室中只有杨过呼呼喘气之声。（金庸《神雕侠侣》）

上例的“一A—B”就只是表示“一A”加上“一B”，没有“一草一木”、“一唱一和”这样的框式意义。

3、国外的语法学理论常常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总觉得自己的理论可以包医百病，希望解释所有的语法事实。可惜的是，这一理想往往是要碰壁的。我们认为，一种新的理论提出，通常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，在这方面可能是强项，在那方面就可能是弱项，甚至于完全无能为力。同样构式语法理论也不是万能的，它在解释结构式、句式整体语法意义方面有独到之处，但是离不开其他语法研究的理论。比如：“A到0”框式结构的语法意义是反映了人们认知上的“终点模式”。具体来说，可以有五种模式：1、具体处所终点；2、抽象处所终点；3、时间终点；4、度量终点；5、程度终点。但是并非所有的A（形容词）都可以构成这五类的。例如状态形容词由于本身具有量的规定性而无法量化，只可以度化，即要求0只能是极性程度词语，比如“雪白到几乎透明”。这就涉及形容词的分类及其语义内涵。可见，构式语法理论需要其他理论予以补充或强化。

现代汉语的框式结构极为丰富多彩，对此全面而细致的研究，必将有助于加深对构式语法理论的探索；而且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，也可以从简单的词典式的释义上升为系列性规律性的探讨，所以对汉语框式结构的研究大有可为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朱林清、莫彭龄、刘宁生等 1987 《现代汉语格式初探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。
- 武柏索、许维翰、陶宗侃、阎淑卿合编 1988 《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常玉钟主编 1993 《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》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。
- 刘德联、刘晓雨合编 2005 《汉语口语常用句式例解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张拱贵 1985 语法格式和语汇格式，《汉语学习》第5期。
- 莫彭龄 1986 格式研究刍议，《常州工学院院报学术论文集》
- 常玉钟 1989 口语习用语略析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。
- 邵敬敏 1994 口语与语用研究的结晶，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2期。
- 邵敬敏 1986 同语式探讨，《语文研究》第1期。
- 邵敬敏 1988 “非X不Y”及其变式，《中国语文天地》第1期。
- 邵敬敏 丁倩 2009 说框式结构“想x就x”，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》第3期。
- 郑娟曼 邵敬敏 试论“责怪”义标记格式“都是+NP”，《汉语学习》第5期。
- 邵敬敏 2008 “连A也/都B”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进程，《语言科学》第4期。
- 邵敬敏 王伟丽 2000 “一面p，一面q”的语义类型及相关句式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3期。
- 邵敬敏，王宜广 非真值性判断“不是A，而是B”句式研究（待发）
- 王宜广，邵敬敏 “A到0”结构的语义类型及认知模式（待发）
- 邵敬敏，袁志刚 “没A没B”格式的语义增值及贬义倾向（待发）
- 马喆 “往A里V”格式的功能演变及主观化进程（待发）
- 黄燕旋 “半A半B”框式结构及相关格式比较（待发）
- 崔少娟 “一A一B”框式结构的语义关系及功能特色（待发）
- 袁志刚 “NP+VP+的”格式的口语应答句浅析（待发）
- Croft, W. 1990 *Typology and Universal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Croft, W. 2005 *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*. Cambridge: CUP.
- Fillmore, C., P. Kay & M. O Connor. 1998.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: The case of let alone. *Language* 64: 501-538.
- Goldberg, A. E. 2003 *Construction: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*. 《外国语》第3期。
- Goldberg, A. E. 1995. *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*.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Kay P. & Fillmore, C. J.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: the What' s X doing construction. *Language* 75:1 - 33.

Langacker, R. 1991.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—Vol. II, Descriptive Application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
Traugott, E. & R. Dasher 2002 *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